

# 守望爱尔兰:论叶芝诗歌中的乡土意识

舒畅

(厦门大学 外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是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领袖,然而在爱尔兰长期被殖民的民族历史下,诗人深感身份缺失的苦闷,其诗歌表达了对民族强烈的守望之情,富有浓重的乡土意识。诗人以故乡斯莱戈为基点,试图通过重塑爱尔兰民间故事和歌谣,重建爱尔兰民族救亡之梦,而拜占庭是叶芝理想的艺术殿堂,诗人从中看到了未来的爱尔兰。

[关键词] 叶芝;乡土意识;爱尔兰民族;拜占庭

[中图分类号] I1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23(2019)01-0055-03 [收稿日期] 2018-10-10

威廉·巴特勒·叶芝是爱尔兰诗人、剧作家、散文家,也是艾比剧院的创建人之一。叶芝出生于都柏林,童年和少年的叶芝经常在位于爱尔兰西部城镇斯莱戈的外祖母家度假,那里迷人的景色、粗犷又质朴的村民,尤其是那种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在叶芝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青年叶芝受父亲影响,对文学作品产生浓厚兴趣,他的两首抒情诗歌发表于《都柏林大学评论》,在此开启了其诗歌生涯。叶芝投身于爱尔兰的政治斗争,事实上更多地用他的作品参加了这场斗争,他不断反思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所遭受的一次次重创,从而更加坚定了用文学拯救民族的信念。1923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叶芝,以表彰“他那永远富有灵感的诗歌,以一种高度艺术的形式表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而就在前一年,爱尔兰南部诸郡脱离英国,成立了爱尔兰自由邦,叶芝应邀出任自由邦参议员。可以说,叶芝的大半生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密切相连,其作品更是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

叶芝被艾略特称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sup>[1]380</sup>,叶芝的诗歌中充满着丰富的意象,斯坦史密斯认为“意象和符号是理解叶芝的核心内容,叶芝诗歌中的意象充满神秘感,可能会使诗歌陷入晦涩难懂的境地,而正是因为这种神秘性,吸引着读者们去进行深层次的意义追寻。”<sup>[2]58</sup>他对爱尔兰的民谣和民间传说有着始终如一的热爱,他坚信文学是塑造民族身份的独特手段,正如德克兰·凯博德所说“那个年代的作品主题都体现着爱尔兰与爱尔兰性。”<sup>[3]139</sup>在对叶芝的研究中,国内外普遍集中于叶芝诗歌中的象征主义,对“玫瑰”“塔”“石头”等意象进行象征意义的分析,却少有对其诗歌中乡土意识的研究。其实,无论是古代凯尔特人的乡土意识,还是近代爱尔兰人

为争取土地权益而进行的斗争,都反映出强烈的地域和国土情怀,本文主要针对《茵尼斯弗利岛》《库勒庄园,一九二九年》《驶向拜占庭》这三首诗进行分析。

## 一、故乡斯莱戈的回忆

爱尔兰是岛屿国家,因此叶芝诗歌中突出反映其乡土意识的一个意象就是“小岛”,尤其在其早期作品中,美好小岛生活的意象更加突出,而这些小岛都与斯莱戈有关。对于为何选择斯莱戈,叶芝曾经解释说“在写作中,我会永远将诗的背景设置在自己的国家,这一点我会坚持到底。”<sup>[4]12</sup>在爱尔兰叶芝住过的地方中,他最向往的就是斯莱戈,那块土地上迷人的风光、朴实的民风 and 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是叶芝创作的源泉,也是叶芝“乡土意识”反映最集中的地方。而19世纪末的爱尔兰正处于政治和经济的动荡之中,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口锐减,大批难民移居海外,爱尔兰的民族振兴事业前途未卜,诗人对苦苦追求的民族事业充满无力感,家庭的生存更是步履维艰,生活的重重挫折激起了诗人对往昔的回忆。

我要起身走了,去茵尼斯弗利岛,去那里建座小房,泥土和柳条的小房; / 我要有九排芸豆架,一个蜜蜂巢, / 独居于幽处,在林间听群蜂高唱。 / 于是我会有安宁,安宁慢慢来临, / 从晨曦的面纱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 午夜一片闪光,中午燃烧得紫红, / 暮色里,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sup>[5]</sup>(《茵尼斯弗利岛》)

在叶芝的自传中,他如是说“我十几岁在斯莱戈时就已经设想有朝一日能前往茵尼斯弗利岛,像梭罗一样住在那里……如今我走在弗利特街,乡愁顿起,我听到潺潺水声,看见商店里的橱窗里的喷泉,不禁想起湖上的波流,往事的回忆唤起了我的诗情,遂写下了这首诗。”<sup>[6]140</sup>宁静优美的湖岛生活,当然也是叶芝心目中爱尔兰人美好生活的憧憬,“湖岛”可以算是爱尔兰宏观国土意识的微观反映,湖岛独特的地理

[作者简介] 舒畅(1996-),女,厦门大学外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位置以及岛屿的独立感,是凯尔特人代代相传的乡土意识的反映。茵尼斯弗利岛是斯莱戈郡吉尔湖中的一个岛屿,叶芝并没有像传统浪漫诗人那样,用华丽的辞藻和复杂的修辞来堆砌心中的理想国,而是用简单的意象叠加来表达自己对故土的思念和对平静世界的向往,“泥土小房”“芸豆架”“蜜蜂巢”构建了一个远离喧嚣的宁静岛屿,充满了生活气息。很多人认为这首诗是叶芝逃离现实的表现,可他一生都关注着爱尔兰民族的命运,甚至在爱尔兰独立后投身政治,就像美国批评家艾德蒙威尔逊指出的那样“远离公共生活而只是生活在想象之中。”<sup>[7]98</sup>茵尼斯弗利岛深藏在诗人心湖的最深处,生活的重压使他在梦想里寻找一份慰藉,那里的宁静和美好可以洗涤尘世的疲惫。期盼宁静不代表回避现实,而面对现实也并不意味着扼杀自己的梦想。

## 二、爱尔兰身份的追寻

由于爱尔兰当时的政治处境,叶芝摒弃一切与英国相关的事物,他把与英国相关的一切归结为帝国主义、城市化的丑恶性和文化的低俗性,而与爱尔兰相关的一切,则在诗人眼中近乎完美<sup>[8]6</sup>。如果说“湖岛”形象是叶芝早期作品中乡土意识的集中体现,那么,“库勒庄园”就是叶芝后期作品中土地意识的理想缩影。如果说年轻时的叶芝还耽于“追寻梦境”,那么步入中年的诗人经历生活的磨炼,对乡土意识的感触又深一层“对爱尔兰来说,土地不仅重要,这片土地的居民也很重要,叶芝希望由格雷戈里夫人和文艺人士创造出一种贵族文化,来教化这片土地上的居民。”<sup>[9]102-103</sup>

他们像燕子一样来,像燕子一样离去,但一个女人有力的性格真能/使一只燕子追逐最初的目的;/还有五六个在那里把目的形成,/仿佛在罗盘仪上旋转,旋转不已,/又在梦幻着的空气上找到了肯定性,/这一道道线的智性上的甜蜜无比,/划过了时间或反方向地又划了一次。/这里,旅人、学者、诗人,请你们站稳,/当所有这些房间和通道都已消失,/当荨麻像波浪一样拍打坍了的丘陵,/还有树荫开始把根插在破碎的乱石里,/并在贡献——目光在土地上紧盯,/背就转向太阳的光彩熠熠,/影子所有的肉感上动人的地方——/给那戴着桂冠的头脑片刻的回想。(《库勒庄园,一九二九年》)

其象征中心是“燕子”,这个象征中心具有特定的性格与环境指向,“燕子”具有一种自由洒脱的叛逆精神与理想色彩,而“库勒庄园”则是爱尔兰解放运动革命家格雷戈里夫人的庄园,象征着爱尔兰复兴事业的摇篮。库勒庄园成为了作家们聚会和写作的基地,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幽静的自然环境,以及格雷戈里夫人

的热情款待让叶芝感到安逸,“我终于找到了一直在寻求的东西:一种有秩序有辛劳的生活,在那里,一切外在事物都是内在生活的表象。”<sup>[10]100</sup>叶芝坚信,爱尔兰想要脱离大英帝国的殖民,走上真正独立的道路,就必须首先恢复或重造其独特的文化身份,于是创办了爱尔兰文学剧院,通过戏剧让大多数爱尔兰人民得到熏陶。“库勒这片土地象征的秩序和传统以及贵族文化,是叶芝创作的主要来源之一”<sup>[11]449</sup>。

## 三、以拜占庭为模型的理想重建

为了重构心中的爱尔兰,叶芝不断在诗中寻找灵魂的栖息地,他想构建的家园不仅象征着文化身份,也具有精神上的归属感。叶芝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井井有条的、人人各司其职的社会,然而当时处于工业革命下的爱尔兰,并不能满足叶芝的幻想,于是他在诗中寄希望于拜占庭。在英国贝尔法斯特的一次BBC广播节目中,叶芝说道“我打算写写自己的灵魂,因为叩问灵魂是一位老者的分内之事,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想法我写进了《驶向拜占庭》中。拜占庭曾经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及其精神哲学永不衰竭的源泉,我把朝圣这座城市的旅程作为追寻精神生活的象征。”<sup>[12]184</sup>虽然诗人并未去过拜占庭,但却一直视其为遥远神秘的精神家园,也是诗人对未来爱尔兰的美好希冀。

哦智者,站在上帝的神火中,/就像墙上的镶金磨嵌雕饰,/从圣火中走出来吧,旋转当空,/成为教我灵魂歌唱的导师,/把我的心烧尽,执迷于情,/附在垂死的野兽身上,奄奄待毙,/它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将我收进/那件永恒不朽的工艺精品。/一旦超脱了自然,我再也不想/从任何自然物体取得我的体型;/除非像希腊的金匠铸造的那样,用镀金或锻金所铸造的身影,/使那个要睡的皇帝神情清爽,/或者就镶在那金树枝上歌吟,/唱着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事情,/给拜占庭的王公和贵妇人听。(《驶向拜占庭》)

拜占庭曾成功地抵御了罗马帝国的入侵,古罗马喜好战争,而拜占庭却擅长文墨,这种情形与爱尔兰和英国之间的关系十分相似。拜占庭和爱尔兰有着相同的历史遭遇,叶芝把拜占庭的存在视作重建爱尔兰的动机。拜占庭的辉煌艺术使诗人心神向往,叶芝深感古代艺术之神圣伟大,再一次使用象征主义手法,“除非像希腊的金匠铸造的那样,用镀金或锻金所铸造的身影,使那个要睡的皇帝神情清爽,或者就镶在那金树枝上歌吟。”“镀金”象征着古老的爱尔兰文化重放光彩,象征着爱尔兰的光明前景,一切美好的事物即使暂时黯然失色,终会在艺术中重现光辉。“唱着过去、现在或未来的事情,给拜占庭的王公和贵妇人听”,体现着叶芝所坚信的历史循环理论,他相

信 时间的轮回可以让爱尔兰的文学艺术重新发扬光大,让爱尔兰的复兴取得最后的胜利。

#### 四、结语

回归乡村,回归传统,回归国家性,三个回归贯穿了诗人叶芝的一生。他把童年留在了斯莱戈乡村,把热情投入到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把诗歌和灵魂奉献给爱尔兰民族,因为那里才是诗人真正的归属。不幸的是,诗人生活的那个时代恰逢爱尔兰人民努力从英国的统治中寻求独立和解放的过程,同时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大规模开展,城市让人愈发想要逃离,诗人想起童年在故乡斯莱戈的种种美好,不禁黯然神伤,颇有“吾身在城市,而心生乡野”之感。基于大量的爱尔兰民间故事和民谣,进行文学再创作,将个人气质与国家气质紧密结合起来,将艺术性和民族性统一起来,提取这片土地上的神话传说和英雄故事来重建复兴爱尔兰之梦,继续着爱尔兰这个民族不朽的传说。

可以说,叶芝和爱尔兰民族是相互成就的关系,是爱尔兰这片土地滋养了诗人的智慧与浪漫,而广大读者又可以从叶芝的诗歌中看到一个伟大又神秘的国度——爱尔兰;是爱尔兰的民族精神塑造了诗人的艺术气质,而叶芝又在诗中构筑“文化重振国家”的伟大梦想。叶芝的诗歌从早期《茵尼斯弗利岛》中对追求世外桃源的浪漫唯美主义,发展到中期《库勒庄园,一九二九年》中借意象表达感情的象征主义,再到后期《驶向拜占庭》中以老人的口吻抒发对重构爱尔兰愿景的写实主义,不同的诗风似乎迎合了爱尔兰整体浪漫、忧郁与神秘的气质,诗人将其一生都致力于复兴爱尔兰民族文化,致力于构建一个符合社会和时代背景所需的政治理想,这一切,都无不体现着诗人的

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浓厚的乡土意识。

#### [参 考 文 献]

- [1] T. S. Eliot. On Poetry and Poets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Cudahy, 1957: 380.
- [2] Stan Smith. W. B. Yeat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M]. Barnes & Noble Books, 1990: 58.
- [3] Declan Kiberd. Inventing Ireland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9.
- [4] Norman A. Jeffares. A New Commentary on the Poems of W. B. Yeats [M]. London: Macmillan Co. Ltd, 1984: 12.
- [5] 叶芝. 丽达与天鹅 [M]. 裘小龙, 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
- [6] Richard Ellmann, Robert O' Clair.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Modern Poetry (Second Edition)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88: 140.
- [7] Richard F. Peterson. William Butler Yeats (Twayne's English Authors Series) [M]. New York: G.K. Hall & Co, 1999: 98.
- [8] David Holdeman. 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W. B. Yeat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6.
- [9] 欧光安. 借鉴与融合: 叶芝诗学思想研究 [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7: 102 - 103.
- [10] Yeats, W. B. The Autobiography of William Butler Yeats [M].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65: 100.
- [11] David A. Ross. Critical Companion to William Butler Yeats [M]. New York: Facts on File, Inc, 2009: 449.
- [12] Brian Arkins. Builders of My Soul: Greek and Roman Themes in Yeats [M]. Maryland: Barnes and Noble Books, 1990: 184.

[责任编辑:白彩霞]

(上接第54页)

时候,罗伯特能够准确地找到摆在他面前的食物,他知道在他的盘子里,什么食物在什么地方。主人公带有崇拜感地看着他使用刀叉切肉,完全不像个盲人。罗伯特还讲他在很多地方都有自己的朋友,可以去拜访他们。罗伯特虽然是个盲人,但其开朗大度,有正常的社交,实是难得。主人公问罗伯特是否想吸烟,在他心里早认定盲人是不会吸烟的,可罗伯特又是用积极的态度来对待,他想尝试新事物,接受新事物,并且也能很快学会。在最后谈论到大教堂的时候,罗伯特提议让主人公描述一下大教堂的样子,主人公这时发现自己根本不知该怎么描述,而且是在一个盲人面前,他其实是有点尴尬的,罗伯特反而安慰他,并提议画出大教堂的样子,主人公再次感受到罗伯特的大度。在画大教堂的时候,主人公慢慢地放下了自己的

盔甲,并慢慢靠近对方,罗伯特握着主人公的手,一起感受着大教堂,主人公感受到了轻松、自在与快乐,这时的他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世界,走向融合。

#### [参 考 文 献]

- [1] Marshall, Gentry. Conversations with Raymond Carver [M]. English: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90.
- [2] 雷蒙德·卡弗. 大教堂 [M]. 肖铁,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 [3] 雷蒙德·卡弗. 雷蒙德·卡弗小说自选集 [M]. 汤伟,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45.
- [4] 谢林欣. 从疏离到自由——小说集《大教堂》中的关怀意识 [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6.

[责任编辑:白彩霞]